

新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 “变”与“不变”

栾纪文 龙方成 吴穹

(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正持续面临以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为特征的技术革命,赋予教育主体多元化责任和客体个性化需求。从网络运行的特点出发,教育主客体身份互认、互动模式和相互转化发生重要变化。从思想政治教育本体理论和主客体哲学追问透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属性、主体主导地位 and 客体主体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在变与不变中科学认知和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要求教育主体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中,准确掌握主客体政治性与发展性、能动性 with 被动性、主导性 with 主体性共生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创制和探索互动转化机制,在守正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主体间性;他者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11-0052-07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网络信息生态中,主流意识形态信息高势能供给与网民高自主需要互动共生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促进人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全面提升的数字化教育实践。”^[1]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持续走向深入,针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概念和关系,学界结合哲学发展历程和实践探索经验逐渐经历了“主体性关系——主体间性关系——他者性关系”转向的深化拓展。无论网络技术如何发达,网络教育模式怎样新颖,归根到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网时代新的发展形态,理应承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定位,教育主客体关系仍保持传统根本规定性不变,但主客交互状态、理念、方法、内容体系、环境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因此,重视“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把握”“对教育主客体互动机制的考察”^[2],能够准确明确教育主客体概念内涵,厘清教育主客

体责任关系,促进和谐发展。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之“变”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深度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别是数据驱动的网络媒体快速发展,以及网络远程教育、直播教育、沉浸式教育等的演化升级,教育主体在网络实践中形成了区别于传统教育的身份定位和工作原则。担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主体在网络场域中面临更加严峻的客体注意力“涣散”,网络主流融媒体日趋成为开展理论宣讲、教育引导的核心集体。广泛在网的教育客体则在网络海量信息的无差别冲刷和个性化推送中,思想见解和心理预期形成鲜明特征,在网络信息交互活动中拉近拉平与教育主体的地位差距。多方因素促使主客体关系发生诸多变化,需要立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实际——辨析辨明。

龙方成: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场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2BKS114)阶段成果

(一)主客体互认之“变”:选择自由促使主客体圈层隔离

随着网络成为个体或组织发表观点、传播信息的首选平台,低成本、高频率的信息产出,将教育客体注意力从权威信息源拉向大众化、市场化信息源,大部分网友习惯于漫无目的地刷手机,无节制地刷短视频、过度关注热搜、不停浏览娱乐信息等^[1]。部分网民将网络自由视为无底线、无边界、无限制的法外空间,“恶意消遣”“涉性擦边”“炮制谣言”“网络暴力”等事件频发,更有反华势力和不法分子以“网络自由”为幌子,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本土文化侵蚀、民族认同瓦解,严重污染网络环境,败坏社会风气。特别是在基于客体兴趣的智能推荐算法作用下,大量逻辑自治、观点趋同的网络信息涌入客体视野,这种单一来源且高黏度信息交互关系,甚至形成了观点垄断、价值惯性或思想钢印,使教育客体自认为在网络空间享有完全平等自由的信息选择权,具备了对抗主流价值“精神控制”的法宝,而没有察觉到自身已经陷入了“营销洗脑”怪圈之中。这种情况促使教育客体解构和消解了教育主体的权威形象和中心地位,通过“自缚”信息茧房拒止教育信息介入。对教育主体而言,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进一步提高,网络信息的庞杂性、思想的多元性在价值观念圈层固化影响下,使力量相对分散的教育主体趋向生产符合大众意见的教育产品,但信息送达不代表价值传导、信息阅览不代表价值认同、信息转发不代表价值扩散,在部分圈层顽固的客体眼中,呈现出碎片化、强制性、迂腐性等主观感受,使教育信息难以发挥足够的道理说服、价值引导和情感感化作用。至此,网络信息生态带来的自由选择权,促使教育主客体被圈层隔离,甚至在部分客体内心形成圈层对立,而部分教育主体更倾向于关注社会主流思潮和热点事件,相对忽略了对受众少、难度大、见效微的教育工作持续用心用力,最终导致教育主客体主观模糊了对双方关系的身份互认。

(二)主客体互动之“变”:流量逻辑倒逼主客体“进场”竞争

汇聚更多网民的综合性信息平台,如微信公

众号、哔哩哔哩网站、抖音等,宏观上相互成为网络总流量的竞争方,需要利用网络流量实现经济效益;中观上作为平台流量分配的主导方,需要在符合网络安全治理要求下,平衡包括官方和非官方各类账号的网络流量;微观上作为辅助各类账号赢得网民关注的服务方,在提高个性化推荐技术准确性的同时,也要根据流量趋势干预信息分发,如扶持部分新账号、控制部分老账号,以尽快打造稳定私域流量池。部分教育主体仍寄希望于发布的教育信息理应承担被客体自愿学习、自觉传播、自发认同,不愿“下场”参与流量追逐、观点批驳、客体“拉拢”等动态竞争,导致逐渐失去信息互动优先权。网络流量走向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观点流变,致使教育主体一旦对热点敏感话题追踪慢半拍、对客体思想疑惑回应空半拍、对灰色舆论倾向反制弱半拍、对低俗恶俗信息管控虚半拍,都将直接导致“非主流”垒叠式、迭代式侵蚀思想,促使教育引导成本成倍增加。而部分教育主体过分迎合客体,以致流量逻辑优先于教育逻辑,发生诸如不甄别、不验证、不去伪就转发热度新闻等事件,更直接削弱了教育主体的权威形象。与此同时,教育客体在接受网络流量冲刷时,主流文化的询唤功能逐渐势弱,转而被“蹭热点”“营销引流”等流量逻辑吸引和裹挟,被动进入高曝光度、高聚集度信息圈,甚至沦为流量竞争和造势的棋子。致使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几乎完全脱离稳定教育关系的约束,被置于流量大潮中动态“匹配”和“解配”。流量逻辑下的信息检索和信息推送,均受到信息源自身流量大小的直接影响,特别在信息偶遇中,教育客体通常在极短时间内快速抓取兴趣点,以此决定是否与主体建立互动关系。

(三)主客体转化之“变”:传播平权拓展主客体深度交互

当网络成为社会信息传播主流阵地之后,人们生产、共享信息的意愿和能力空前高涨,网络教育主体不再独享信息权威地位,而是倾向于在网络上开展学情调研、搜集教育资源等,以及在完成教育任务和自我教育实践中实现向教育客体的转化。网络信息话语平权致使话语再集权于网络“新贵”,如网络意见领袖、权威信息平台

等,传统教育客体转变为领域内信息主导者,在信息交互中反向对传统教育主体产生直接正面或间接侧面的教育影响,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身份转化。网络教育客体也更加具有表达个体观点的欲望和机会,往往将个人在教育活动中的所感所思和疑问疑惑发布到各信息平台,吸引各类教育参与者共同讨论,并接受他人评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深度强化传统主客体转化关系外,二者还呈现更加主动的转化趋势。虚拟教育主体的实际控制者,以“教育客体”身份参与教育活动,摆脱传统教育主体开展调查研究时难以掩蔽的“官方”形象,在向其他客体提问过程中,更加自然真实地了解 and 把握客体,在平等交流中对教育信息进行“草根式”“定制式”解读、补充和完善,促进教育引导作用。教育客体向主体主动转化的动力之一,源自于传播平权带来的主流权威“消解”趋势,使客体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形成个体观点,并具有主动向外扩散传播的社交需求。主客体“深度”交互并不代表不再区分教育主体和客体,而是摆脱教育身份的约束,强调教育行动的调整,采取宏观的、社会的、实践的视角,而非微观的、特定的、静止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主客体相互转化的复杂关系,契合了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和趋势。这就要求教育主体主动深入客体,以客体视角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契合客体求知、求真需求,“主动创造条件,启发和引导客体积极参与教育互动和开展自我教育”^[4],更多提供具有理论性、价值性的教育信息,公开批驳、修正网络不当言论,推动教育客体主动转化为教育主体,避免“误入歧途”。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之“不变”

实际工作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几乎全都由行政机构开展管理和组织运行,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络化适配以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化转型。此外,网络正能量自媒体中,一部分以记录生活、评论热点、展示个性等活动为主参与网络发声,呈现娱乐性、留念性和随意性特征,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

部分致力于通过网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录乡村振兴好人好事、呼吁社会正能量、展现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等,表现为超越单纯意见表达和观念主张宣传,自发自觉地承担教育引导责任,可以被认为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重要组成。由此可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实质内核并没有改变,而交互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教育本质属性“不变”:网络去中心化不能教育“去政治化”

网络空间允许多元价值信息资讯广播扩散,各个年龄阶段、社会阶层、价值观念和多元文化产品都能够匹配恰当的信息发布平台、载体、时间和传播渠道。在这一开放性条件下,更多人期望通过网络得到关注和流量,开放包容且去中心化趋势明显的网络信息传输,并没有促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放弃在网络空间延伸教育价值的本质定位,虽然主体间性论和他者性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教育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仍然坚持在网络空间宣传和教授带有明显政治属性和民族底色的科学理论和价值观念,意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高度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已内嵌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中。由此,学者们高度关注在去中心化的网络场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是否存在、是否有效、是否需要坚持?从既有学术成果看,绝大多数主体间性论和他者性论主张在网络场域放弃教育灌输思维和方法,这一观点存在对教育灌输的含义曲解或指向不明。客观上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不再享有线下课堂教育、真实场景教育的约束力和控制力,面对擅长网络化生活的教育客体也不再占有信息优势,但这并不代表理论灌输、价值灌输必然被污名化为“填鸭”和“强制”。无论是沁润隐灌还是精准滴灌,教育主体始终坚持一贯的政治立场,根据教育客体及环境差异,灵活选取教育内容、方法和载体,确保教育初衷是立德树人而不是教条规约,教育结果是育人育才而不是思想统治。

(二)主体主导地位“不变”:网络虚拟化不能教育“虚无化”

网络空间中,所有组织与个人都以由现实身

份衍生而来的虚拟身份而存在,其中教育主体大多具有鲜明的教育标签,如“共青团中央”公众号等,客体则包括了参与教育活动的全部组织和个体。网络虚拟化和符号化致使教育主体权威势弱,更多表现为“专业”“严谨”“可信度高”等,而缺少了教育“规定性”意味。教育主体也更倾向主动与网友打成一片,以建立情感认同和身份信任。主体间性论普遍认为教育主客体享有完全平等的网络地位和教育关系,忽视了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在信息知情权、发布权、传播权、管理权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差异。微观上,部分教育客体在某专业领域内存在信息优势,拉平了与教育主体的教育关系。但宏观上,教育主体拥有更加权威的现实信息源,针对网络信息客观存在的认知壁垒和圈层壁垒,也更具有破圈意愿和能力。特别借助于特征多元的粉丝群体和权威传播途径,较之普通自媒体热度累积和营销炒作等传播方式,具有明显优势。在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和网络舆情综合治理背景下,拥有流量优势的自媒体正积极向主流价值导向靠拢,整体促成网络大流量转变为正能量。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虚拟化网络信息传播和教育引导活动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三)客体主体地位“不变”:网络个性化不能教育“无序化”

相较于现实空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权力扁平化和客体权力平等化趋势,促使教育客体的主体认知不断强化,凸显为网络个性化。但教育客体的主体性强化更多表现为哲学论域下的主体性觉醒和延伸,具有高度自我意见确证特征。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意图推动的教育客体的教育主体性强化或者教育客体的教育主体化转化,则更多表现出较强的交互回避和圈层固化特征,实际上是教育客体主动放弃自身的教育主体性。从教育实践中分析,教育客体在网络教育活动中几乎享有完全的自由选择权,可以选择“下线”“关闭”“划过”等操作直接略过教育信息,参与网络思想政治理论授课时,教育主体监督缺场导致教育责任环断裂,教育客体虚假在场、刷课等行为难以解决,过多地监督管理手段又违背网络教育属性特征。此外,当教育客体与教育内

容发生观点冲突时,往往不愿直接提出疑问并与教育主体进行讨论辨析,而更加愿意回归个人信赖的意见圈层寻找观点附和,导致进一步强化认知偏差。因此,教育客体的主体认知仍需要教育主体主动干预,引导教育客体提高自我教育的思想认识、行为规范和方法手段,使教育客体立足主体地位,有目的、有计划、有章法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修养和自我反思,在理论学习、真理辨析中认识自我、选择自我、调控自我,实现个性与共性相统一。

三、在“变”与“不变”的守正创新中实现主客体关系新形态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在哲学追问和实践归纳中逐步形成科学清晰的合理界定,蕴含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本质特征与未来指向,决定了从“变”与“不变”的辩证智慧来透视和剖析理论逻辑对具体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具体实践对理论创新的能动反作用,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明确工作职责,提升网络教育引导的生产力、执行力和创造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教育客体而言,在网络生活中虽然难以直观感受教育主客体关系的理论嬗变,但对具体教育立场、行为等反馈较为敏感,直接决定了教育客体面对纷繁网络信息中具有鲜明阶级底色教育资源时的情感接受度、观点接纳度和认知理解度。

(一)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共生关系

从理论辨析和实践探索观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建立起对立统一的共生关系,由坚守教育政治性的教育主体在能动的主导性活动中,站在客体立场设计教育,以客体为中心实施教育,并主动接受客体监督评价。

一是教育主体政治性与教育客体发展性共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守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积极发展培养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坚持的科学理论、理想信念和价值信仰,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教育者作为共生关系的主体,既是教育引导政治性和阶级性的擎旗人,又

是受教育者的代言人,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对受教育者的个体发展负责,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将教育实践活动与广大网民成长成才、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紧密结合,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受教育者作为共生关系的客体,既是教育的接受者,主动或被动接受主体教育引导,同时也是自我发展的决定者,根据学历教育程度、理论学习进度、思想认识深度和行为实践力度等,自由选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自主表达个体观点看法,能动地反作用于教育主体,并结合学习感悟和发展需求,自发向主体价值观念靠拢转化。

二是教育主体能动性 with 教育客体受动性共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身份(主体与客体)统一于教育参与者,表现出能动性 with 受动性的对立统一。教育参与者作为教育客体接收信息时,始终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限制,当作为教育主体主动对内对外开展理论灌输、价值观培塑和道德品行渗透等工作时,通过能动的教育实践反作用于现实环境和教育活动,在多方思想对抗博弈中形成趋向统一又各具个性的价值观。因此,教育主体要坚持“一切依靠群众”,尊重客体的首创精神,观察客体建立独树一帜网络意见圈层的规律和方法,能动地指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高度重视教育客体的受动性,全方位、全过程、深层次开展网络治理,清除妨害主流价值传播的不利因素,净化网络教育环境。在一切教育实践活动中,积极引导和发动教育客体在网络化、社会化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价值复归,使教育客体学习与体悟相辅相成。

三是教育主体主导性与教育客体主体性共生。教育主体始终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方,是教育活动的制定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但不是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和强制者。坚持“从群众中来”,要求教育主体首先深入客体中先受教育,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提炼“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成果,充分认识教育客体在现实生活和网络空间对社会的要求、对自我的期望、对生活的期许、对利益的诉求等全面系统的经历和认识,凝结成富有生机活力的教育素材。坚持“到群众中去”,要求教育主体立足教育客体

的主体地位,适配教育环境、设计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构造教育情景,着力将与教育客体直接发生教育关系的中介因素转化为客体愿意接受、乐于接受、善于接受的教育因素,将教育引导内化为思想自觉,外化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自觉,从认识到实践形成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共生共在形态。

(二)创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模式

无论是教育主体还是教育客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一言一行都将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和记忆,因此教育主体要深化主体责任意识和主体培养意识,既要约束主体教育行为,又要通过自身教育创新提高教育客体作为自身社会化属性第一责任人的主体性认识和实践。

一是构建清朗向上的互动情境。互动情境是主客体在网络空间完成信息交换的虚拟场景,从互动关系上包括教育客体浏览教育内容获取教育信息,教育主客体发布作品、发表弹幕评论、发送私信、转发拉踩等行为。随着官方教育主体开通媒体账号,亮明权威式标签,以及自媒体教育主体逐渐形成品牌式标签,教育主客体围绕融媒体平台发布的各类信息,共同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打破时间顺序和空间秩序束缚,形成全网共时性信息互动情境。因此,教育主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打造抓人眼球、说理精辟、内成体系的理论教育内容,描绘真实鲜活、细节生动、客观真实的典型模范榜样,创制及时宣传、持续跟进、深度解读的权威话语体系,成为网络正能量抢占网络流量的主力军。要严格落实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坚持教育产品和互动信息先审核后发布,针对不法行为建立自动取证、及时整治、跟进问责机制,同时广开安全可控的反馈渠道,鼓励教育客体评价排名和建言献策,并持续抓好答疑释惑和跟踪访谈,成为管得住更用得好网络媒体平台的先行者。

二是创新科技赋能的互动方式。网络空间信息互动方式在追求个体情感能量和资本符号交换效果最大化的圈层逻辑下,促使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的教育主客体形成稳定社群,看似能够被点击、浏览等低成本手段突破,实则

在圈层流量固化中建立了隔阂“局外人”的无形边界,例如,广受青少年网民青睐的哔哩哔哩视频网站“注册会员需要提供正式会员赠送的邀请码,或者在60分钟之内完成一百道以ACG文化知识为主的问题考试”^[6]。因此,教育主体要积极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等新兴信息技术,发挥网络资源集成和信息传播优势,开展数据驱动的自动化教育摸排、精准化教育投送、智能化教育评估、个性化教育调整,提高教育客体对教育活动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主动破除数据壁垒,谋求建立跨平台、全网际的信息获取、分析和响应能力,对网络舆情事件做到第一时间发声、曝光和评判。探索建立主流价值信息优先权和通达权,为信息制作方、发布方和传播方提供认证服务和激励政策,确保教育信息持续、稳定、高效送达教育客体。

三是追求扩圈聚粉的互动结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追求既有社群内部情感能量和价值观念的持续强化,更希望能够与更多网民建立信息互动关系,在情感互动和价值观碰撞中实现圈层扩列。但教育客体参与教育活动的意愿和行为无法被直接规定和约束,需要教育主体主动吸引客体浏览教育内容、关注媒体账号、参与信息互动。因此,教育主体要敏锐洞悉网络流量走向趋势,适时创作符合不同圈层兴趣点、共鸣点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例如,近日多家军队官方媒体账号为宣传视频配以“魔性”背景音乐,在全网形成现象级、矩阵式传播局面,收获大批“粉丝”。此外,聚集稳定教育客体的关键更在于做好垂直教育服务,理论传播要理直气壮讲大道理、人情入理讲深小道理、旗帜鲜明批驳歪道理,使客体学习欲望随时能满足、学习疑问随时能消除、学习任务随时能完成。文化宣传要坚持“内容为王”“用户至上”,加强多主体间互动“引流”,保证持续打造“爆款”“吸粉”,将信息传播高度、广度和深度结合起来。要主动挖掘教育主客体情感和价值认同的IP符号,深度维系教育圈层的集体感、身份感。

(三)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转化机制

教育实践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基础,一定程度上,主体向客体的

转化程度,决定了客体向主体转化的深度。最终在教育实践中,表现为教育客体开展自我教育和教育辐射的意愿和能力,是教育主体以主体客体化为基础推动教育活动,教育客体在自主选择网络信息中不断主体化的过程。

一是建立情感信任,形成转化意识。建立主客体间情感信任是教育主体在占据信息传播主动权基础上,破解客体信息茧房、价值惯性等限制的重要因素,也是促使教育客体形成向教育主体转化意识的关键所在。教育主体要转化到客体的私域圈层中,注重虚拟形象的人格化塑造,保持好主客体间共生性关系,对存有价值偏见的教育客体,要尊重其个性化观念,引导其他教育参与者以平等视角开展观点讨论和价值传导,实现内心情感交流和虚拟人格感化,使教育客体在与以教育主体为核心、其他教育客体参与的教育互动中,感受到“情”满、“理”通。教育主体要重点强化教育互动深度,对需要持续关注教育客体开展多轮次、深层次、高频率的教育互动,与网络交往追求扁平化、流量化趋势协调配合,促使“新客”变“老客”、“生客”变“熟客”,最终成为“忠诚粉丝”。教育主体要灵活运用“以老带新”“意见领袖”等“引流”营销和观点“克隆”方式,通过教育客体信任的第三方与其间接建立情感联系,在持续互动和意见强化中逐渐加深信任情感。

二是定制理论话语,形成转化认知。在网络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求说理要彻底,教育主体要转化到客体的观点立场中,根据客体需求定制深刻透彻、简短精练、情真意切、形象生动等不同特征的理论话语,使客体形成向教育主体转化的理性认知。教育主体要主动由告知客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转变为在教育客体视角和立场上回答“为何学、有何用、如何学”,准确抓住教育客体根本需求和特点,策划针对性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特别是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要在三言两语中点透本质、只言片语中形成逻辑,排除大话、空话、套话,让教育说理引起共鸣,使用网言网语、民言民语,用简单通俗、形象直观的表达,传递认识真理和实践智慧。要灵活运用沉浸式、渲染式故事描述技巧,把真道理揉入大众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中,形成直接记忆、直观

感受。要坚持互动对话的交流模式,在对等交互中消减客体思想防备,使其听得明白、更能听得进去。要坚持把理论说理与客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让科学理论深入人心,转变为教育客体的自觉行动。

三是内生思维理念,形成转化动力。教育客体的思维理念是进行客体主体化转化的内在价值认同,是与教育主体间实现情感信任和理论话语转化的内在思维图景,更是推动自我教育转化的内在驱动力。教育客体的转化行为本质上由个体独立主导,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主体要转化到客体的利益抉择中,有意识地引导客体破解泛娱乐化等各类网络喧嚣带来的反智困境,通过话题预设、问题反问、现实批判、任务发布、社交排名等方式,在网络媒体传播、网络课堂教育、网络教育实践等活动中,推动教育客体完成教育转化、开展自我教育、传播教育感受,持续积蓄从泛在网络教育活动客体转向自我教育主客一体,再进一步实现泛在网络教育活动主体的内心能量和能力素质。教育主体只有正视客体因享有更多信息权利而产生的心理优势,采取教育材料提供者、教育转化见证者的身份定位,才能让教育客体在情感信任和理论认同基础上,愿意突破当下网络行为带来的情感满足等价值感受,实现向教育主体转变。

四是提供实践路径,形成转化闭环。教育客体兴趣关注和理念认同不是教育转化的终点,教育主体要认识到在海量信息冲刷下,教育客体产生的好奇、疑惑等心理,是推送相关教育资源的最好时机,但很容易被后续紧跟的娱乐性信息所淹没,使客体迅速遗忘并放弃对当前信息的追问。因此,教育主体要转化到客体的信息处境中,为客体设计开发完成转化实践的外在便利途径。要充分利用网络爆款信息流量优势,针对教育客体个体兴趣和画像特点,在网络界面醒目位置定制深挖思想共鸣、回答思想疑惑等方面的教育资源链接,引导客体从兴趣燃点自发转向教育痛点。随着网络教育课程、网络宣传信息等的评论区成为网民发表观点、提出见解、制造话题、煽动情绪等的重要平台,初具观点的教育客体容易在评论区

受到其他客体的直接影响,因此教育主体要分别以主体和客体身份,主动参与数据采集、舆论引导和信息管理,为主流观点、流量爆点添柴聚火,据理驳斥和删除负面信息,促使评论区内容更加优质、互动更加开放,成为教育客积极交流、思想碰撞、共同进步的良性空间。

参考文献:

- [1] 谢玉进. 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再界定与研究深化[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5).
- [2] 周文静, 胡树祥.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的回溯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7).
- [3] 王品芝, 丁香雪钰. 越刷越心累 86.1%受访者会漫无目的刷手机[N]. 中国青年报, 2023-07-14.
- [4] 骆郁廷.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 (2).
- [5] 樊传果, 邓思思.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bilibili网站的互动模式探究[J]. 传媒观察, 2022, (4).

[责任编辑 吴钰重]